

吉林作家研究

南村编

吉林作家研究
JILIN ZUOJIA YANJIU

南村编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70 000
印数：1—1 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02-0021-4/I·2

统一书号：10334·16 定价：2.50元

序 言

王忠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吉林文学在反映时代和变革自身的进程中，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批评，都有了一个走向繁荣的好势头。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抽出人力组织编写的这本《吉林作家研究》，虽然只是一年来的文学评论部分文章的结集，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创作和评论所取得的成绩和发展趋势。出版这样的文学评论文集，反映吉林文学研究的成果，这在吉林文学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有意义。它不仅表明有关领导部门对文学理论批评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和支持，而且必将对进一步活跃文学评论，繁荣文学创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吉林的文学事业，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文学道路向前发展，主流是健康的。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一些作家能够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语

言，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把激情献给伟大的改革事业和为实现四化而忘我奋斗的人民，创作了一批反映丰富社会生活，表现时代前进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给人们以积极进取和奋发向上精神的作品。评论家则自觉地体察时代变革的历史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为指导，研究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现状，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一批富有启示意义的文章，从这个集子中所收的二十四篇论文可见一斑。已经取得的成绩表明，吉林文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走向繁荣的一个基础。文学在自身的发展中，可以有多种参照标准，而满足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却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从这个高度来审视吉林文学，不能不看到，我们为时代和人民提供的精神产品，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开创新的繁荣局面，使文学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我们的文学家们必须创造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历史赋予文学的光荣使命，是奔腾的生活之流的热切呼唤，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创作上的艰苦努力，也需要理论批评的深入研究，理论批评在繁荣文学事业中负有重要的责任。

理论批评是整个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它同创作构成了文学赖以展翅腾飞的双翼，缺一不可。没有理论批评，文学的发展是跛脚的，盲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历来十分重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并亲自撰写了大量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评论，指导当时的文学运动潮流。恩格斯曾经说过，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是难以攀登科学高峰的。同样，离开理论思维的文学，也是难以登上文学高峰的。因此，我们在文学事业中，必须重视和加强理论批评工作；文学评论工作者，更应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的优秀传统，为文学的发展起到开拓引导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的文学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肩负着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任务。为了使文学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理论批评必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必须牢牢掌握这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文学理论批评应在这种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为指导，运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研究当前的文艺思想和正确的创作途径，是理论批评的另一项任务。一切有成

就有贡献的作家，都是在学习社会和同人民的结合中创造自己的文学业绩的。理论批评要积极倡导文学家走向人民，深入生活，自觉地把文学同改革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同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的英雄事迹结合起来。对于那些紧扣时代脉搏，传扬时代精神，能使人民领略到崇高的思想、道德、情操而又获得美感享受，受惠于时代而又施惠于人民的优秀之作，理论批评要及时总结它们的经验，并把它推荐给人民群众；对于那种搞所谓“非社会化、非历史化、非现实化”，冷淡现实，脱离生活，膨胀“自我”的创作倾向，理论批评有责任引导它们转向正确的创作轨道。创作需要理论批评的帮助，而理论批评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创作，并用美学的与历史的观点给予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对创作产生推动前进的作用，也才能在批评实践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

我们的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代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本地区的文学创作。这对于省内的评论家来说，更是责无旁贷的。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但是从整体上说，我们的文学在群众中影响还不够大。这种现状需要理论批评予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我们的文学研究和评论应该放眼全国，面向地方，把力量更多地投到本地区的文学事业上，为吉林文学的发展鸣锣开道，推波助澜。

提高研究的水平和评论的质量，是理论批

评自身建设的一项任务。最近几年，评论界比较活跃，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但是要满足时代变革的要求，满足文学发展的要求，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不仅研究领域需要拓宽，研究角度和方法需要丰富，研究的质量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要求理论批评界必须加强学习，提高队伍的素质。首先是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学，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理论素养；同时也要开阔理论视野，扩大理论思维空间，不断吸收新知识，充实和更新知识结构。这个工作做好了，将有助于探讨新的研究途径，努力开拓活跃的高水平的理论批评新局面。还要做好培养理论新人的工作，不断地壮大自己的队伍。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它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各种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更为文学家们提供了施展才能和抱负的广阔天地。我们希望文学工作者肩负起时代的重托，振奋精神，努力创造，为吉林文学的大发展，为中国文学的大繁荣，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祖国现代化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 嫩江美的描绘者
- 丁仁堂评传 金钟鸣 (1)
- 科学形象思维与科学美的形态
- 谈鄂华小说中有关科学美的描写 彭嘉锡 (19)
- 东北沦陷时期社会风貌的真实描绘
- 读王汪中长篇小说札记 吕钦文 (34)
- 燃炽着诗情的人生图画
- 韩汝诚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吴甸起 (51)
- 深刻的时代主题 崭新的人物形象
- 谈顾笑言五部中篇小说创作 郭 聰 (65)
- 中申香港题材小说漫评 宋 欣 (75)
- 凤仪作品印象 陆学明 (94)
- 领导者形象塑造的新探索
- 评万塞的系列中篇小说集《市长们》 尹铁芬 (105)
- 王士美文学创作管窥 付 远 (110)
- 论杜保平的小说创作 冯为群 (118)

东北农村风情美的艺术图卷

——评郝国忱的小说创作 李士德(134)

现代意识：一个文学青年的思考

——洪峰和他的“生命”系列 张晓春(146)

现代意识与我省青年小说创作

..... 纪 众(161)

保持新鲜的渴望

——胡昭近作散论 方 晴(177)

芦萍 冷 杉(196)

他凝视着壮阔的蓝天

——万忆萱诗作美学特征刍议 ... 洪 斌(211)

浅论丁耶的诗歌创作 李 森(229)

与人民的心声相应和

——马犁的散文创作 杜 若(242)

论王肯剧作的艺术特色 惠 埤(257)

论赵羽翔的独幕剧创作 付英华(271)

思索现实人生的艺术结晶

——论李杰的话剧创作 关德富(289)

张笑天的电影世界 唐华 丁冬(308)

再现时代生活的艺术

——论乔迈的报告文学创作 李春燕(324)

刚韧的力 质朴的美

——评李玲修的报告文学创作

..... 南 北(338)

后记 (352)

嫩江美的描绘者

——丁仁堂评传

金钟鸣



丁仁堂 1929年11月4日，他出生在第二松花江边的德惠县天台区何家堡乡东三家子村。念过“国民高等学校”。解放后，当过农村小学教员、省《扫盲报》编辑。5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小说。1959年4月，调任《长春》文学月刊编辑；1962年8月，为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专业作家。1979年9月，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同年11月，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1981年，被选为中国作协吉林分会副主席。1982年7月4日在吉林省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时突发脑出血，次日晨逝世。

丁仁堂发表过50多篇短篇小说，也发表过中篇小说，出版过长篇小说。其中《猎雁记》、《嫩江风雪》等是他的代表作。未完成的《嫩江三部曲》是丁仁堂“文革”后的主要作品，已出版的《渔》、《船》是其中的两部。

如果说，伟大的人民是作家的母亲，那么，我们祖国辽阔而壮丽的大地就是作家成长的摇篮。忠诚于自己的母

亲，并且用自己的全部生命、热血、才华在大地上辛勤耕耘，留下了坚实而独特脚印的作家，总会受到历史的尊重和人民的怀念。丁仁堂可以称得上是这样的一位作家。

丁仁堂是在他的创作鼎盛期猝然而逝的。这给吉林省文坛意外的惊愕和由衷的悲痛。现在，失去丁仁堂的悲痛的感情，已经在文坛上平息下来，而丁仁堂在文学上的贡献，他的逝世在吉林省文学界留下的空缺，大家也看得更清楚了。对丁仁堂这样一位在吉林文坛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进行一点历史的评析，是其时矣。下面，我想对丁仁堂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勾勒出一个轮廓。

松江泥土的底色 嫩江草原的旋律

在我国文学史上，丁仁堂是第一位嫩江草原的出色描绘者。生前，他同嫩江人民息息相通，肝胆相照；死后，根据他的遗嘱，骨灰撒进了嫩江激流，同嫩江水乳交融，取得了新的生命。可以说，丁仁堂是以出色地描绘了嫩江而著名的作家。

1929年11月4日，丁仁堂出生在第二松花江边的德惠县天台区何家堡乡东三家子村（关于丁仁堂的生年，他自己曾填过1929年、1930年、1932年。《中国文学家辞典》和关于丁仁堂逝世的报道中，采用1932年的说法。根据我掌握到的全部材料分析，他在参加革命初期和入党时都填的是192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害怕抓他“特务”，尽量削减在解放前的年龄，才填1930年和1932年。从逐年履历看，1929年是合理的）。在松花江畔这块长着大豆、高粱的肥沃土地上，在被日本侵略者践踏的屈辱日子里，开始了他人生的历程。在贫困中挣扎的父亲丁万祥，象那些被生活压弯了腰而

寄希望于后辈的父亲们一样，拿出全部血汗，来养育健壮、憨厚、聪颖而要强的丁仁堂，向往着丁仁堂日后光宗耀祖。丁仁堂10岁那年，目不识丁的丁万祥勒紧裤带，咬着牙，把放猪娃丁仁堂送进了何家堡国民学校。1944年，丁仁堂考上德惠县国民高等学校，丁万祥把唯一的牲口——驴忍痛卖了，继续供儿子上学。在这两所学校里，丁仁堂接受着奴化教育，同时打下了日后成为作家的最初的文化基础。在日伪统治下的穷乡僻壤，一个“国高”学生，堪称稀世秀才。但是，丁仁堂对自己的父母、弟妹，自己的亲戚、邻里，对自己放猪、割草的土地，对帮助父亲春种秋收、夏锄冬藏、磨面喂驴的劳动，始终充满着深深的爱恋，保持着放猪娃的本色。对很多作家来说，童年是一个永不磨灭的金色的梦。对于丁仁堂来说，这个苦难而心灵得到爱抚的童年，不但成为他人生的起点，也赋予了他日后创作风格和个性的某种底色。

1945年光复，丁仁堂从亡国的噩梦中醒来，第一次见到祖国的天日。独立的自豪，胜利的欢欣，促使他探求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悠久历史，燃起了献身祖国、为民族建功立业的热情。德惠地处国共两党拉锯、交叉的区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首先开进了德惠县，当时县委负责人杨锐兼任德惠中学校长。丁仁堂作为学校的活跃分子，被选为校自治会的会长。他虽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接触了一些革命道理，但由于在当时学生中有很大影响的正统思想作怪，也由于民主联军在德惠不到半年，他并没有一接触共产党就成为少年布尔什维克。国民党军队来到德惠，丁仁堂看到这个穿着整齐、装备齐全的军队，曾一度产生了幻想。但当他考入松北联合中学后，这个幻想很快破灭了。他看到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一个个肆无忌惮地贪污腐化，根本不顾老百姓和贫苦学生的死活。松北联中的宗旨，是招收松花江北解放区的

地富逃亡子弟，而丁仁堂等德惠县考入这个学校的一些学生，多半家庭贫困，因为不合宗旨，被集体开除过，经学生们一再要求才勉强收留下来。丁仁堂和他的贫苦的同学们听说长春成立一所松花江大学，收费又低，便去报考。丁仁堂考上了，回家凑足路费，到“大学”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骗局，只有一座小而破的楼，流氓、败类都成了教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参加了青年军。受训，挨打，遭骂，混了不到十天，便逃了出来，回到松北联中暂住。天天提心吊胆，怕被青年军抓回去，真是度日如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丁仁堂处处碰壁，挨冻受饿，颠沛流离，不是受骗受压，就是被抓被开除，使他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而向往装备简陋、和蔼可亲的民主联军。盼来了解放，丁仁堂从长春回到家里。德惠已完成了土地改革。他家是翻身户，定为贫农，分到三间屋，一垧地。1949年1月，丁仁堂带着翻身农民的喜悦，参加了革命工作。先是在村里当小学教师，接着到区里当小学教师、教导主任。由于工作热情、出色，并且经常给《吉林扫盲报》写稿，闪耀出了文学创作才华的火花，被当时担任吉林省文教厅厅长的田志成（即著名作家师田手）慧眼发现，1951年1月，丁仁堂被调到文教厅《吉林扫盲报》当编辑。从此，丁仁堂便拿起笔来，同文学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日后成为作家，架起了一座桥梁。丁仁堂是在解放战争那个动荡年代里，经过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徘徊、彷徨、苦闷、斗争，经过曲折、对比、体验、追求，因此，他走上革命道路，既非轻率的抉择，又无投机的色彩，而是带着自觉、坚定、真诚的特点，也带着翻身农民朴素的感恩心情。如果说，童年生活给丁仁堂的作品打上了某些底色，那么，这种对光明的追求和在新中国艳阳天下生活的欢欣，就成为他一系列作品的基调。

从德惠农村来到省城（省机关开始在吉林市，1954年迁长春），从乡间小学来到省文教厅，丁仁堂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一个立志当作家的青年来说，这有其不利的方面，就是当丁仁堂可以观察、追踪、感受农村变化的时候，离开了这块生活的基地。同时，也有其有利的方面，就是学习、写作条件要优越得多。丁仁堂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大量阅读和涉猎了古今中外的书籍，既看马克思传，也看高尔基和鲁迅传；既看《红楼梦》、《水浒》，也看《今古奇观》、野史笔记；既看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也看王统照、赵树理、孙犁的小说；既看胡风的理论，也看路翎的作品。1951年到1954年，是丁仁堂一生中求知欲最旺盛，读书最多的时期。他喜欢有民族特色和泥土气息的作品，喜欢探索人们心灵和艺术规律的作家。拓展了知识领域，开阔了文学视野之后，结合自己的生活基础，他萌生了一辈子写农民，一辈子写“乡土文学”的决心。那时，他虽然还没有写过一篇小说，但常对人说：“我喜欢农村，我将来要长期地写农村的东西。”

50年代的前五年，丁仁堂不断地写了一些通讯、报道、特写，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和省内报刊上。他不满足这些，他要写小说，他要成为作家。他带着一种怀才不遇的急躁情绪，敲打着作家的大门。1954年，他发愤写作，五个月内写了《秋收之后》、《芸子娘》、《备马》、《猎人之歌》、《松花湖之歌》等六篇小说、十首诗。《吉林文艺》和《天津日报》等编辑部对他这种既努力又草率的创作，在鼓励的同时，进行了严格的、切中要害的批评，使他从自我欣赏的盲目情绪中冷静下来。他开始懂得，创作不但需要热情，还需要功力，特别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心灵，从生活中去观察、感受、发现、

提炼富于诗意的美。他狠狠心，把那六篇小说、十首诗统统付之一炬。他一方面调动和咀嚼自己的生活积累，一方面更多地到农村去采访，探索新的人、新的心灵。他把对故乡的回忆、思念、感情同50年代初人们之间的真诚关怀凝聚起来，写出了第一篇小说《春夜》。不久，他被粗犷、豪放、景色如画的嫩江和嫩江草原的美迷住了，把自己的审美感情沉进了嫩江波涛和嫩江人民的心灵之中，写出了赏心悦目、脍炙人口的艺术珍品《猎雁记》。作家刘凤仪（丁仁堂的诤友和当时的邻居）是这篇小说孕育和诞生的目击者。1956年的一个秋夜，丁仁堂刚从嫩江回到长春，他的全部感情仍然沉浸在嫩江粗犷、明丽的意境里，碧蓝的晴空，肥美的草原，盘旋的雁群，晒红米的高粱，热情、机灵、娇羞而带点野性的少女……在他的想象里活跃着，他东一句、西一句地描绘嫩江风情，把刘凤仪等也引进了那个充满诗意美的景色之中。夜深了，丁仁堂开始写作。第二天上午，刘凤仪走进丁仁堂家，见丁仁堂鼾声如雷，正在甜蜜的梦乡，而在桌上，却放着他的新作《猎雁记》，这篇作品，天然浑成，一字未改，即付发表。这一夜，丁仁堂处在最佳创作情境，表现了他对生活的特殊敏感、强烈感受、形象记忆和心灵加工的艺术才华，表现了他善于从生活中选取具有特征的素材，经过自己气质的改造、渲染，以感人、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篇格调清新、气息芬芳、意境空灵、风格独特的作品，给当时吉林省文坛带来了冲击、震荡和争论。不管怎样评价，这篇小说以其描绘大自然和少女心灵的艺术魅力，确立了丁仁堂在吉林省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他的作品的个性和风格，使他成为嫩江美的崇拜者和发掘者，成为嫩江美的执着爱恋者和出色描摹者，成为嫩江人民灵魂的探索者和表现者。

丁仁堂，就是以故乡生活为底色，以对光明的追求为基调，以嫩江诗情为魅力，经过艰苦的学习、摸索和创造，从放猪娃登上文坛，成为富于个性的作家，用刘绍棠的话，就是“头顶着高粱花，满身带着泥土、草叶、朝露和江河的气味，迈开沾满泥土的双脚”，走上文学之路。

少女心灵奏鸣曲及其变奏

托尔斯泰在谈到怎样评价作家的文学成就时，这样说过：“当我们阅读或是考察一个新作家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在我们心中产生的主要问题始终是这样的：‘啊，你是怎样一个人哪？你和我所认识的所有的人不同在哪里啊？在应该如何观察我们的生活方面，你能给我讲些什么新的东西？’……如果这是一个熟识的老作家，那么问题已经不是你是谁了，而是‘啊，你还能给我讲些什么新东西？现在你是从哪一方面来给我阐明生活的？’”托尔斯泰在这里提出了简单明瞭地评价作家的原则和方法。对一个新出现的作家，首先要看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个性；对一个大家已经熟悉的作家，则要看他的创作个性有什么新的发展。丁仁堂带着《猎雁记》登上文坛的时候，是有着自己鲜明个性的，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种创作个性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有无丰富，有无发展？

在拙作《嫩江草原深处的诗情——丁仁堂短篇小说简论》中，我曾经这样讲到了丁仁堂观察生活、阐明生活、表现生活的角度和特点：“从丁仁堂的整个短篇小说创作看，他是嫩江春天的信使，传递着普通人民朴素的、富于诗意的信息。如果打个比喻，总的来说，丁仁堂不是针砭时弊的啄木鸟，不是搏击雷电的海燕，而更象是诚实而美丽的信鸽，精

巧而欢乐的百灵。”丁仁堂并不正面去表现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而是用喜悦的甚至是满足的心情去礼赞新生活，用抒情的调子去展示劳动人民的人性美，特别是精心编织农村少女心灵的花朵。这个特点，使丁仁堂成为有创造性的作家，有自己个性的作家；这个特点，使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避免了毁灭的灾难，得以在漩涡的边缘上幸存；这个特点，也常常给他带来冲击、烦恼、矛盾和痛苦。

一部新作品、一种新观点、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会被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有些人常常把思想火花、艺术之光看成是火灾。《猎雁记》一发表，在引起赞赏的同时，有的同志认为这篇作品“思想性不高”、“感情不健康”，断定丁仁堂的创作已出现了轻思想、重技巧的倾向，有的同志更认为《猎雁记》“是对革命干部（指作品中的“我”）的歪曲”，“春杏的骨子里还是小资产阶级情感”。如果有正常的批评反批评的百家争鸣的气氛，这类指责不会构成对创作的威胁，但在接着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和以后的历次文艺批判中，这篇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作有倾向性问题。这就不能不对丁仁堂的创作产生严重的影响。至于十年动乱中，这篇作品，当然逃不了“毒草”的命运。

对《猎雁记》的争论，促成了丁仁堂同鄂华的友谊，这在丁仁堂的创作道路上是重要的。在刊载《猎雁记》下一期的《长春》上，发表了鄂华的国际题材短篇名作《自由神的眼泪》。两篇小说风格迥异，两位作家个性悬殊，在省创作会议上讨论《猎雁记》时，他们相会了。当有人指责《猎雁记》渲染儿女私情，逃避重大主题，有严重错误倾向时，鄂华坦率而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我们这个绚丽多姿的时代里，反映壮阔的斗争画面的油画和史诗我们当然需要，但是齐白石的小虾和《送你一支玫瑰花》这样的健康的抒情歌